

熱

風

1

本片卷自 1948 年

1

期

1948

年

第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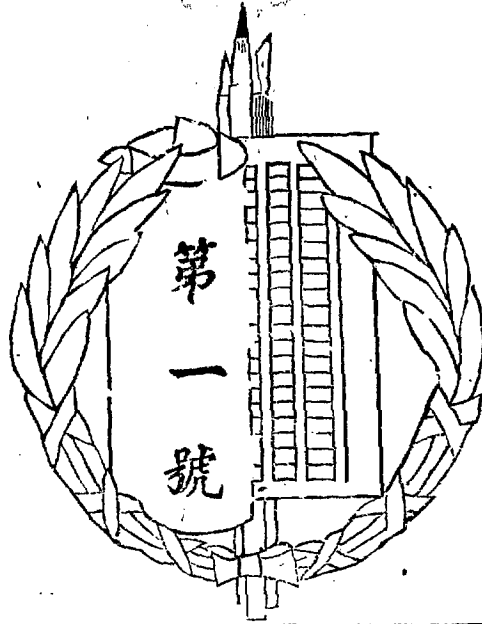
期

# 熱風

## 文藝叢刊

編輯兼發行熱風文藝社

民國卅七年六月一日出版



# 熱風文藝叢刊第一號目錄

附記..... 編者(一)

談新詩..... 聞一多講 向陽記錄(二)

文學散論(論文)..... 汝藩(四)

(一) 文學上的暴發問題

(二) 關於小說中的悲劇問題

牧屋外風景線..... 田苗(七)

貓頭鷹的世界..... 沈靜(十六)

文白臘梳..... 老蘆(十四)

悼嚴冬(散文詩)..... 李宜(九)

新野孩子..... 零波(十)

心痕..... 劍靈(十三)

詩 船歌..... S L (十一)

一個女郎的生命線(小說)..... 水草(十七)

## 編後記：

校完了最後一張稿件，我們心里算是放下了一塊石頭，在這黃色刊物漫天飛的情況下，弄出版這樣一個純文藝刊物，當然吃力不討好的事，但是，我們知道多數的人們，還是需要文藝的滋養的，為此，我們不得不自信的捧獻給讀者，希望讀者多多所支持、批評。

在過去的數月中，承社會人士給予我們很多的物質上，以及精神上的幫助，才有今日的順利出版，這是本刊感謝的同時也可見各方對本刊期望的殷切，本刊同人豈可不自勉。

當然，在這一期中的幾篇文章，自然說不上內容充實，但自信尚無毒素，這差是可以告慰愛護本刊的讀者的。

作始也簡，本刊以後當經常的與讀者相見，這當然又必讀者們積極的協助。

## 題記

編者

我們是一羣青年，一羣學生，一羣小孩子，一羣文化的工作人，爲了從生活中開拓一條生路，并想從這生路中尋找「人生」。在我們的慘痛的心靈上，永遠的是刻劃着「生活痕」，市面上的北風實在太冷了，太令人顫抖了，在我們蒼白的臉上，沒有笑只有恨，沒有歡快只有心酸，所以我們有着一個沉重的負擔，中國在今天的文化界，顯然是老毛病復發吧！大家都是好像害黃色病，讀者黃色，而作者也大都黃色，因此黃色症佈滿了整個的文壇可憐的靜謐的中國啊？

看着昆明的文壇書報雜誌，不下五十餘種，可是這五十餘種書報雜誌中，文化乎？生易乎？進步乎？朝氣蓬勃乎？或者一落千丈乎？這些我們不敢說，也沒有資格說，只是覺得熱風文藝叢刊的出現，完全是爲了學習，茲特錄魯迅先生熱風序「自新青年出世以來，一切應之而嘲罵改革，後來又贊成改革，後來又贊成嘲罵改革者，現在擬態的制服早已破碎，顯露出自身的本相來了，真所謂「事實勝於雄辯」；又何待於紙筆喉舌的批評，所以我的臨時的淺薄的文字，也應該置不顧，一任其消滅的，但幾個朋友却以爲風狀和那時並沒有兩樣，也還可以存留，給我編輯起來了。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爲凡對於時弊的攻擊，文字須與時弊同時滅亡，因爲這正如白血輸之釀成瘡癩一般，倘非自身也被帶出，則當牠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證明着病菌尚在，但如果凡我所寫的，的確都是冷的呢？照它的生命原來就沒有，更談不到中國的病證究竟如何。然而無情的諷刺，粗夫本不及一張紙，對於周圍的感受和反應又大概是所謂「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的，我確覺得周圍的空氣太寒冽了，我自說我的話所以反而稱之曰熱風。」魯迅先生寫熱風時環境在已廿餘年了，然而在這悠長的廿餘個歲月中，我們深深覺得周圍的感受和反應仍然如故，所以不它管是夏天也吧，冬天也吧，今天我們覺得在這西南邊陲的小山城，昆也許還須一股緩和的「熱風」來調濟一下已寒冽的空氣。

1948.5.11日 記者

# 談新詩

## 發揚詩的原始性

聞一多講  
向陽記錄

詩、樂、舞，現在我們知道是各立門戶的，可是在上古時，詩是與樂、鐘、分不開的，而在上古初民的生活里，「舞」的一項，是佔着很重要的地位的。

舞是什麼呢？可以說是生命中最實質，最單純的表現，但舞是有節奏的動，而不是盲目亂動。次談到樂，樂始于摩擦發聲，如鼓之因敲而發聲，如鐘磬之聲音能够遠播，後來又進步一點，曉得把樂器弄得細緻一些，使其發音清脆，於是發明了管絃等輕巧而又發音好聽的樂器。

再談到詩，當然要提到言語，言語是爲了表達人們意念的一種符號，而詩就是言語中具是節奏的東西。

過言語與詩，都是從舞出發的，所以說舞是三者中最基本的一種。

後來，慢慢的詩從樂中分開，但有時兩者仍然配合，所不可的是：樂只是嗓子動而詩自從脫離了樂的束縛後，（即詩已經不一定要用配起來唱。）只是腦子在動，在想，然後再寫。

現在我們且談談詩與樂之間的關係：音樂的構成有兩點，一是節奏，（包括韻律，旋律，）第二是曲調。就第一點來說，韻律中也可以包括旋律，韻律是什麼呢？就是一種音節，同樣，在詩中也會有韻律及旋律。韻律是旋律的基礎，如同生活是藝術的基礎一樣。

自舞、樂、詩三種混合發展後由動漸漸發展到靜，例如上古的人們跳舞，必定要到氣疲力竭，流出鼻血或暈倒了才够味，但到後來，慢慢變成現代文雅的跳舞。

以上是說詩、樂、舞三者的關係，及其發展的情形，現在我們討論到新詩。

自古以來，詩的發展的程序應先後大致如下：

古詩——律詩——詞曲——新詩。

這是一步步演進下來的，也是由動到靜的過程，其實這發展是病態的，如譬如一個患腫疾的病人，看起來何嘗不白白胖胖，其實他的生命活力早消失了，由此觀之，一個由動到靜的過程，到了相當的時候，一定會寂然不動，那時不僅詩將沒落，連人類也將失掉活動的能力，沒有言語，到了呼吸停止的時候。

且說詩之發展，最初是在反覆中取得節奏，也可說是原始的，如說「哼呀哼呀」的勞動節奏，重復起來，也就是詩，——這當然是最單純的，可舉新詩初期田間所作的「民之舞」一首為證，（原詩甚長從略），稍後到戴望舒時，新詩的作風又變了，這時只注重新詩的意境和含蓄，而不注重外表的形式，正如陶詩所謂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一直到抗戰以後，作風又才改變，人們受了砲火的洗禮，有了新活力、需要飄蕩的動，所以現在又回復到上古那種活躍的、充滿活力的樂、舞、詩一體的時代去了，所以我們要發揚詩的原始性，使新詩向新的方面發展。

如果諸位想做詩人的話，我勸諸位做個「韻律」的詩人。

（附記）茲將黎先離君論新詩之久摘錄于後，以供讀者參攷。

### （談新詩）

詩歌生產，必須有深厚的人生體驗的原始積蓄，人生體驗的累積和集中，是詩的擴大，再生的前提條件。

詩篇的光輝就是詩人人格光輝的反射，正如月亮的光，是太陽光的反射一樣，只要詩人的人格光輝在歷

史上不息，他的詩篇也將永遠在人民眼前燦爛。

六、

詩最接近赤裸的人的肉體和靈魂，它就是人體上血的鞭痕，和眼眶中的淚珠，詩的存在就是表示人的存在和人的存在。

七、

真正能欣賞詩的人，他不一定可能成爲詩人，

十、

詩的比重最大以最小的體積，包容了最多的質量的它是一種最經濟的文學形式。

十二、

痛苦產生了詩，矛盾產生了詩……。

十四、

詩是詩人感情的自然的那黑暗中玫瑰似的光，就是詩人昇華了的生命，詩人是用生命寫詩的，像夜空殞星用生命劃成的軌跡。

## (文學散論)

### (一) 文學上暴露的問題

詩歌小說散文是一個共通的東西，而牠的價值是不能夠定價值也不能夠定量的，只是以牠的功用而論，看牠給我們的印像深不深。

文學分爲兩方面，優美、狀美，有時看電影不是優美，而牠可以將每一個人的每一秒鐘都不能安靜，

★  
★  
法 蔭



心情非常緊張這種情形叫做狀美，優美呢反過來說在輕鬆而又不可放棄的情形下叫做優美，這是不十分樂而牠給你非常間談的感情。

杜甫謂「書破萬卷一下筆若神，事實上這只是成功的一個條件，還有一個條件就是對社會深刻的經驗的感觸，可以在每一個時候都呼嚮出人生的一切被壓迫着的叫吟的；真正讀書的人也是不會把書本放棄，而且他是要求把所有的一切理論知識弄懂，因為理論都是有條款的所以一切科學的刺激，都是關乎歷史，學史是社會科學以及自然科學的門鍵是每一個人都該應懂得學史，因為學史是文學的重要實用性，當你在看一篇文章及寫一篇文章之時首先應該築露出許多東西，這就是一個主題的中心思想，所以在寫文章之時因材料過多，往往會因一個問題的引透，而轉動了筆達詩，因此一篇文章的開頭寫築露社會的黑暗，最好最烈可是到最後他原該了黑暗，甚至一同情了黑暗，這就是使這篇文章發生矛盾，因而其中心思想也隨之而變了，寫文章的對象主要的是寫給什麼人看，那非得注意到於字的問題，……。

取材是要從大眾的生活中去尋找要與他們的生活接近他們才會欣賞你這個東西，要周大家的語言來描寫大眾的生活，寫出的東西才有生命，而知桃花扇是描寫一個世紀未興德的社會景象，又如梅蘭芳不讓為中國的士大夫階級去欣賞，更不讓在抗戰期間的周佛海第一流的士大夫階級去致降日本，而梅本却跑到後方來留上鬍子，不再演下去，所以梅蘭芳的生命之偉大就在於此，……。

## (二) 關於小說中的悲劇的問題！

許多人認為悲劇是容易寫，不容易寫的問題，而悲劇之所以在整個藝術上成了最高的價值，就是悲劇的生活關係太大，這是因為藝術的本身就是哲學的問題，德國一九世紀大哲學家康德把詩歌列為藝術的頂點，把悲劇列為詩歌的頂點，他說一生的本身就是苦痛的，人生存在着一個東西叫做生活之慾，伊將其分做兩部份，一部份是飲食，一部份是色慾，飲食是具體的有形的，男女是抽象的不具體的，這分生活之飲

是先人生而存在的，所以中國的紅樓夢是悲劇。而是生活之欲，往往造成了非常悲劇的歷史，所以生活之欲是先人生而存在的，并且是不斷滿足的，飲食可以滿足，衣服也可以滿足，這只是一方面，但是他還另有一方面，穿了這件衣服又慕羨到另一件東西，而男女之間也是非常不易滿足的，但是滿足了之餘，又發生厭倦了，所以人生成了一個無追求生活之欲，而得不到滿足，得不到滿足就是苦痛，所以人生永遠是苦痛，人生除了飲食之外，無感而迷戀的東西是男女之間之愛，而影響到愛情，因而人永遠被這個東西影響到死，「天若有情天已老」，一樹若有情不會得清之如此，這話是把人生弄通了，但是儘管你去溝通，人生的色彩若弄不通，這還無可如何的人牛同歸於腐，一紅黃薄命，是中國歷代傳的禪話，導引女世顯中的一个迷戀，昇聰明而漂亮的，對戀愛苦痛……所以懂得人生的滋味的人就是走入了人間的門檻，許多人年輕少壯，彭憤悠猶，這話是真正走入人生，而解救這無辦法就是斷欲，「富貴爾可爲浮雲」孔子曰「人不欲婚情可失年」，而這種人已成了枯木死灰，人生是苦痛，而文藝是表現人生的一種功具，所以文藝是悲劇，真正最高價值，是人生痛苦愈高，而其人生愈是最殘酷，真正的快樂是勞苦過度的休息，愈是真苦痛，人就是具有人生意味的人，……。

從有史以來世界上有兩個階級——一個是壓迫階級與被壓迫階級，一個是剝削者另一個是被剝削者，這就是形成人生最大悲劇的來源，狂人日記裏，「不自覺的歪歪斜斜的寫了多少字，看了好多遍才發覺了兩個字「吃人」」繼之我們文藝工作者應該把這些悲慘的時事，告訴大眾……我們的看法是誰能解脫苦痛方能了解人生意味人生，誰就使是最有價值的，有道德的，才則你是一個永遠的奴隸而不是解除奴隸性質的人，你把人生暴露出來拉引出來。魯迅曾暴露出社會的一切悲劇，表演出最高文藝價值，最後他指引出一條路來，救救孩子們，爲以後的讀者，文藝工作者，指出路子繼續了解人生努力工作下去，爲人生而奮鬥，爲解放而努力……。

## 屋外風景綫

。田苗。

### (一)

「海嘯，海嘯荷嘯！荷嘯！噫呀呀！呀呀荷海！」

在過去的一箇月中，時常有這單純樸實的聲音，這勞動的節奏，在耳邊振盪着，當我第一次聽到的時候，我就尋求這聲音的來源，結果發現乃是對面蒼某公館建築洋房時，工人們打樁的聲音，其後，他們在捶地基，哼着同樣的聲音調，將他們的勞力，在單純的歌聲中一點一滴地注入這土地上。

此後，我迷戀於這單純樸實的聲音，憑欄遙望，默默地看着他們辛勤地工作，我無言，——天天如是，幾乎有一個月之久。

而現在，宏偉的，壯麗的洋樓，在工人們的手下，不避日晒雨淋的威脅，日以繼夜的工作下，轟立起來了，工作快完成了，而我也不平靜到他們那單純樸實的聲音了，似乎他們默然了，那是爲了什麼呢？我悵然。

辛勤的勞動者們，以他們的血汗，他們的生命力灌輸給這土地，支持着這人間的宏偉的建築物向天空直指，承担着這人生的苦難，而將來住在這建築物中的人們，是否還想到以血汗鑿穿這土地的工人們呢？我懷疑。

### (二)

一座頹廢得可以，但仍頑強地屹立着的木牌坊，上面赫然標着「滇南首郡」的金字，歷史是相當古老的了，就在清代，已經不知修過若干次，而「最近」的一次，據上面所載，也是在民國元年的事，到現在

也有了卅多年的歷史，與民國同壽。若在人們，已是『而立』之年，正是奮發有為的時候，而它却已像一個衰頹的老人，經了無數的風霜，憔悴不堪，體力大大的減退，我真擔心它在一夜暴風雨中倒塌了，化成了階前泥。

但是，事實乃大謬不然，每當朝日初上，這『滇南首郡』坊下的一條平時很冷寂的街道，立刻成了熱鬧的集市，人擁擁擠，主婦們匆忙地來往於牌坊下，而一些舊裏早點的小販們，也藉它『蔭庇』，因為它竟還能避免炎熱的日光和風雨的吹打呢！

看來，這個牌坊它將像一個頑強的老人，雖在極度的艱危中，仍然要一直挺立下去，一直地待自來解除它的責任。

(一九四七、四、九于昆明道。)

### (三)

一年多了，我又走過那里。

但是，使我驚異的是，那膏着金漆大字的牌坊不見了，那里成了一片平地，旁邊，還添了一所小屋，小夥子們，仍是談笑齋來去，似乎反倒覺得輕鬆，因為這樣子更好，可以自由的來去，也不必再恐懼那衰頹的牌坊會再度倒下來，給自己帶來意外的災禍。

此時，一個鬚髯嶙白的老人，正在那附近徘徊不忍捨去，似乎，在悼惜還有過光輝歷史的牌坊的專蹟，希望找到一點有紀念性的東西。帶回去珍藏，可是，終竟使他失望了，那地方除了幾片瓦礫之外，竟連一小片木片都沒有，於是，他搖搖頭蹣跚地走了，嘴里似乎還咕嚕什麼，但是，我不大聽得清楚。

一個牌坊的存廢，對於少年人與老年人之間的觀感是如此的不同啊！

(一九四八、三、一九、於翠湖邊。)

# 悼嚴冬

李宜

散文詩

嚴冬，嚴冬，你殘暴的魔王，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向人間。你剝去饑餓者和凍餒者的皮；你剝了皮，選取他們的血，抽他們的筋，你裝押他們的白骨堆積成一座山嶺，一座比額非爾斯峯還要高的山嶺。

北風是你的嫡系部隊。你領導着北風，向宇宙挑戰。你摧毀大自然，你絞殺良民。

你常說：「君權神授，我是上帝執行者。」你獎勵好戰份子，你放逐忍無可忍而咀咒你的人。你愛血！但是你怕血。

你恨酒，但是你故意倡導青年們喝酒。

數千年的歷史，你寫下了無恥的一頁。明明你知道在新生代的史詩裏，你的事蹟會雲散煙消的，可是你們硬要掙扎，因如你想，有其他人死，不如伴着世界一鼓去滅亡。你將要孤注一擲，向春天投下一顆原子彈。

你聽見那天底嘹亮的歌聲，由遠方傳至近旁，你看見大地披上件綠色的衣裳，你嫉妒他年青，活潑，有生氣，有活力。春天會帶給你無恨的回憶和纏綿，他會喚出你的童年。但是，性灰色了，衰老了，你單慄了，你作新生的審判來掃蕩你，毀滅，唱起你的葬曲。

春天走近一步，你就後退一步。

春天笑了，你哭了。

春天笑得眼細，而你笑得嘴扁。

嚴冬！你看：

春天來了，太陽笑嘻嘻地伸出頭來。大地解凍，花紅草綠蝶蜂舞跳，農夫播種，牧笛聲響震了山谷。

春天！是射中冬天底心坎的箭。

春天！是被壓迫者翻身的日子。

## 野孩子

——零波——

野孩子你遠離我而去了，

記得在那深秋的夜裏你對我說：

『晚秋遊子心裏只有一片杳然的憶想，』

天山以外的家鄉烽煙曙色的戰場，我飄零在遙遠的南方健情地欲吐露出很多能遺憾，讓燈光反映出我心弦的惆悵，讓秀筆刻出我心胸的憤懣……。

『晚秋遊子心裏只有一絲輕微的希望，』

想起了自己的家鄉，廢墟瓦礫更荒涼；

讓燈光奔放出我沸騰的熱血，

讓朋友陪伴我貢獻出力數，

可是野孩子你遠離我而去了，

今年深秋的夜裏引起中無端的幻想；讓我慘痛的心靈暴露出人間的黑暗，我問愛情建築在什麼地方，她們說『共鳴的反抗。』

野孩子你遠離我們而去了，天空皎潔的月光，象徵着人民勝利的展望你艱苦勇敢的精神，已表現在那寒冷

的西北方

野孩子

讓我們的手拉得更緊去完成我們的理想。

## 給友

我們的認識，

是桃花爲了春而開，

燕子爲了春而來。

是渴望，

不是幻想，

似海水匯合自各方。

× × ×

你來得遙遙，

我等得悄悄，

昆明湖水如我們笑。

× × ×

不相識，

也畢竟會知道。

因爲，

一九四七，八月一日於昆明。

· S L

我們有戰鬥的心

我們是光榮的一代。

× × × × ×

火山是酷冷的，

但一旦噴發，

溶岩將掃遍地表。

黑洞會告訴你，

她深沉的祕密。

朋友！

人海茫茫，

魔鬼滿路，

保重你，

也彷彿保重我一樣。

× × × × ×

多少的日子呵！

從我們悲憤中溜走。

多少的時光呵，

我們聽到夜的戰慄，

看見淚開了花。

朋友，



五月來了！  
浪花擊在你的窗扉，  
戰鬥吧，  
那信仰已經萌芽。

## 「心痕」！

淒澹的月光，籠罩着大地，  
嚴冬的夜晚冷氣逼人，  
枯枝顯得發抖，  
晚鴉叫出悲聲，  
我徐徐地移步到此，  
北風刺激着我的心田，

### 記憶

常常回溯着歷史，一個個的冬天，  
郊野的蟋蟀吱吱的叫  
田裏的青蛙咕呱嚇人，  
那前邊的影子陰陰地恍惚，夜景壓制着凡人？  
突然一個人在前面倒下去了  
鮮紅的血沾染着草藤

五月二十三日於師院

劍·雲·

他

靜靜地躺在那裏，

黑夜將陪伴他到明天，

陽光籠罩着僵硬的尸體，原野蒼涼着他的羣身。

在我的心靈上

永遠刻着一條沉重的「良痕」。

一九四八、五、廿二。

老 壽

## 白臘樹

在街頭遇見一棵白臘樹。不禁引起我想到黃金的童年時代來，

原來在我家裏的院子中，也要有高高的一棵白臘樹，有一抓樹枝，低低地覆蓋在平房上，我常由房頂上順樹爬下地來，也常由樹幹爬過房子去玩，

每當晚飯後，我就爬上樹去，靠坐在枝葉緊密的樹梢叢中，似乎它特爲我生成的一把靠椅一樣，在這把靠椅上，看小朋友或兒童世界，有時，靈情的歌唱，有時，靜靜的欣賞天邊的晚霞和遠山葱綠的翠微，幼稚的心靈中充滿幻想。

當夏天月明星稀的夜裏，我們一家人坐在院中享受那由樹梢送來的陣陣清風，扶疏的萍影，在地下搖來擺去，動個不休，我們的心裏，充滿了愉快，由於白天的悶熱與疲勞，在這時，得清爽的休息下得到恢復，身心是多麼舒暢啊！我往往陪着衆人坐到夜深，猶戀戀不捨，不肯回房去睡覺，弟妹們有時在母親講着溫柔的故事中，倒在她的懷裏，呼呼地睡去了，現在想起來，猶依稀地看到當時的情景，因爲它給我留下了一個深刻的印象。

當花開的時節，滿樹一片灰白色，我常在我那靠椅中，嗅着花香，有時也摘下幾抓來插在瓶裏，聊作案頭清供，再過了些時，花沒有了，樹上結滿了粒粒黑子，我將它作是一團團的葡萄，但是，隣舍的同伴們，常把它當爲作戰的子彈，這是他們認爲最好的遊戲了，每天晚上，月色模糊如銀盤，我家很安靜的院子裏，一時喧囂起來，院中的這棵白臘樹，頓時受到無限的寵幸，在它的身上攀附着十多個十二三歲的孩子，他們都盡量把那一團團的葡萄採下來，塞在口袋裏，不多一會，口袋裏已塞滿了子彈，於是，呼嘯一聲，就一窩蜂的湧出去了，頓時，院子裏又顯得異常的安靜，可是，正在這時候，街心裏却起了一場很劇烈的惡戰呢。

大約還是在夏天吧，我和幾個很要好的同學放學歸來，就爬上樹去，把濃綠的枝葉，摘下了一大堆來；於是，找了幾根竹竿木棍，作爲棟樑，開始蓋起房子來，不到半點鐘，就建築起來了，心裏真是說不的萬興，然後，到街上買了些蛋糕，糖果，花生……之類，來供在我們的小屋子裏，還開小屋子，又清潔，又整齊，晚上，更點了兩枝洋燭，約了二十多個小伴來，領着他們在小屋前讀書，演話劇，或玩其他遊戲，非常快樂。

過了三四天，我們這所鮮綠的小屋，變枯黃了，最後，我們就來一次倒房子的遊戲，劈！灑！嘩！差！一會兒，房子就被拉倒了，留下一大堆枯葉在地上，於是在一陣笑聲裏，又重來蓋一所新的。

這件事情，也深深的印在我的腦海中，我永遠不會忘記。

這一顆白臘樹，對我童年的生活，關係太密切了，我怎能不思念它呢。

去年，我回家時，它是枯乾了，只不過剩下幾抓光禿禿的樹枝，呆呆地直刺着蔚藍的天空，它似乎在傷感，我比更爲它悲傷，更爲我的童年惋惜，雖然，它現在是枯乾了，但它在我的腦子裏，仍是一顆綠油油的濃葉密叢的大樹，所以我一見到街上的白臘樹，怎能使我不想起它來呢！怎能不想到我的童年呢，唉！唉！它已與我那黃金般的童年，隨之而逝了。

## 貓頭鷹的世界

沈靜

黑夜的幕籠罩大地，沒有月光，祇有這無邊的森林中的一窪死水，映出忽明忽暗的幾點兒星光，四周樹葉被風吹得怪響，和唧唧的虫聲交響着。

突然間，樹梢投下了兩道亮光，向四周掃射，熄滅了一刻之後，又開始聚索了。

一陣淒厲的哭聲爆發了，幾只小鳥的好夢被打斷，「拍拍」地振翅飛去，原來是貓頭鷹剛醒轉來。

「哈哈！多好的夜氣。」牠衷心地縱聲大笑了，看着飛去的鳥兒投以不屑的一瞥。

它又在樹枝上踱來踱去，看見它的老鄰居烏鴉困了白天曠日的辛勞，疲乏不堪的躺在窩中。它一看到就想起白天會被這可惡的東西擾亂了它的睡眠，就鄙夷地唾了一口口水，罵道：

「不知趣的賤東西，看看你那副難堪的模樣！」

然而，沒沒聽到烏鴉的聲息，於是它勝利地將翅膀拍得發響。

它努力想伸長那短而肥的頸子，向遠處看去，——在它的眼裏，這世界是如何光明，美麗，它最喜歡這世界，因為這世界此刻是屬於它的。

發到鳥們都靜靜地入夢了，於是，它以一個詩人的口吻讚嘆着：

「啊，安靜的夜之神！您是多麼的偉大，鳥兒們被您的魔力所催眠，它們該是多麼幸福啊！」

於是它竭力讚美夜的偉大美麗。

它高興地飛出了窠，看着微弱的星光，它覺到無比的刺眼。

「沒有這閃閃的星，豈不覺得夜更可愛！」它慨嘆了。

它興高采烈地祇管飛，飛過了小河，飛過了山嶺。

夜更深了，星兒漸漸都沒穩在淡白色的天空巾。

它感到大地上是無比的空虛，無比的寂靜；除了它翅膀的拍動及大地上昆蟲的微弱的哀鳴。天空的顏色逐漸變為橘紅，它感覺到眼睛發痛。

血紅的太陽終於在山凹露出了邊緣，貓頭鷹感到將有災禍降臨在它的身上，於是它開始奔逃它想回到它的老窠，那黑暗的森林。

可是，太遲了，太陽的光輝已照遍大地，遠遠處那黑暗的森林樹梢也披上矚目的金黃浸沉在漫長黑夜中的噩夢裏的鳥兒，已蘇醒了，它們歡聲飛鳴在枝頭，迎接白天的到來。

此刻，貓頭鷹眩暈了，盲目的飛行着，發出絕望似的叫喊。

終於，它猛然撞在一株灌木的枝極上，跌落了。

地上，滴滴的血液從它的羽毛中滲出。

大地上鋪了一層黃金色，霧氣冉冉升起，四周充滿了洶洶融融的生氣，表示着一個晴天在開始。

(一九四六，五，月初稿，同年十二，十五改畢)

## 一個女郎的生命線：(上)

——水草——

一九四七年的春天，昆明的季節顯得異常涼爽，百花開遍了原野，荷葉長滿了池塘。

路邊的樹林裏傳來了清香，蔚藍的天空分外的晴朗，好一個西南美麗的風景區啊？

一天的早晨李玉華匆匆地背着紫色的書包走進學校，一種沈澱的神思浮現在她的臉上，她的令人神往的地球不斷地轉動着，好像她內心中含着清無無限的感懷，彷彿她又是抱着一種希望，越呆呆地仰望着天空，這時也深深地俯視着地底，她用力地望，望得那麼沉重而深遠，清涼的微風徐徐地掀起她的黑髮白嫩項

頸自然地裸出，她飄然地向看運動場走去，那沉重而明亮的眼睛，靜靜地對着那圍邊的槐樹上注視，一個人悄悄地在她的背面，提起拳頭重重地一槌，她驚惶地，呵呀的一聲，跳了起來，轉身一看原來是小張，於是，拉了她的手高聲的說：「我要打你一百下」，接着就是一陣什亂的吵鬧聲……。

「會兒風波平靜下來，小張說：『玉華，爲什麼一個人呆在這裏，約也不約我一聲，看你好像有什麼心事，能告訴我嗎？』她若有所悟地看蒼煙，然後轉變口氣說：『沒有什麼？』「我不相信你這幾天有點怪模樣的，好像總是有點失意……難道你不肯告訴我嗎？」她說着慢慢地走過去復又轉過來，李玉華長嘆了一口氣說：『唉！小張……人生不會沒有痛苦的，尤其是在我們這個時代……』「你看你總是不坦白，什麼事情不說個清楚，總是吞吞吐吐的，簡直弄得別人莫明其妙，」這時忽然一個人抱着球從後門奔馳地跑來高聲叫着，「My ball. Let us go.」小張驚奇地問「誰又來拉！」，「還有誰！這不是球花子麻二他們」，「真討厭這些傢伙整天課也不上……還理亂七八糟的搗亂，莫明其妙，究竟來學校裏幹什麼，也不會想一想……」「別太傻咧，如果他們知道來學校裏幹什麼？那又何必這樣子……」小張立刻搖搖手，給她一個暗示，好像告訴她不要再講下去，「哦！兩位 Miss Playing ball」他邊說邊就嘻皮笑臉地過來，玉華按一下小張的手，低聲說：「別理他」麻二大踏步，走到離小張不遠的地方「Pass」一聲擲過球來，打得小張衣服上灰了一大塊。

小張氣憤的說：「吳同學，你爲什麼老不客氣，打得我一身都是灰了？」「啊呀，真是小姐們，這麼一下都受不了，還配當什麼二十世紀的新青年，老實告訴你，現在的青年應該有獅子樣的體格，猴子樣的敏捷，像你們這些文弱書生，簡直是就誤背脊，枉生在世，中國就是被你們這般婦人女子，拖成這個樣子的……」這一篇宏論，真弄得她們啼笑皆非，麻二還自以爲得意說：「李小姐，爲什麼不開口呀？妳平常不是很會說話嗎？我的好玉華！」玉華被她們說得用手巾擦住嘴微笑，這時麻二好像很滿足的再作試探性的進攻：「妳笑什麼？哦！剛才我忘記了，妳們倆在這兒幹什麼？是不是在談同性的戀愛？……」他的話

愈來愈不像話了，玉華忿忿地拉着小張的手，說：「走吧小張，真倒霉！」她們轉身輕快的走了，留下麻二在那兒發呆。

她們回到球場邊時，上課鈴響了，她們倆慌忙的走進教室，同學們似乎都以眼光看着她們，一會兒先生就進來了，大家復歸於平靜，下課後，張美仙投上一個小紙條給玉華，那上面寫着：「玉華，妳注意到沒有，班上的人似乎對我們有所不測，也許麻二方才是有人指使的，要注意陰謀，我好像聽得有人說：妳跟慕平有××關係，而且他們說妳是××份子，並且還領某方津貼，事不可疏忽，宜小心謹慎，妳要通知平一下，不然他還在鼓裏轉呢！特別注意到志高那傢伙……」她看完以後，將紙弄成一小團，放在口袋裏，走出了教室，她表面的鎮靜制不住心里的動盪不安，她一直向男生宿舍的方向走去，到了一間小屋的窗下，輕輕的敲着窗說：「裏面有人嗎？」「是誰？」「我！」「哦！請進來！」里面的人好像對這聲音已猜測到八九分了，門開了，玉華走了進去，慕平迎着，驚奇的問她：「什麼事？是不是妳們沒課吧？」「沒有課了，我事有件要緊事來跟你談呢！」「什麼事，何必這樣大驚小怪呢？快說吧！」「你還不明白，方才小張告訴我，你看！」她掏出小張的紙團遞給他。

陳慕平看完了那個字條之後，抬頭看了她一眼，從容的說：「冷靜點，隔不著慌，反正事實就擺在這兒，又沒有什麼證據，昨天高主任還叫我去教訓了一番，可是我什麼都未講，他說我們的『生活壁報』是非法組織，並且登載反動言論，污蔑校方，並且還說校長授權給他們，叫他取締，這件事可能開除十幾個學生，……而且他說這些學生都是學校中大多數同學和教師所不滿意的人，——可是，這又有什麼關係呢？只要自己身心坦白，處心無愧，就什麼都不必管了！……」

「慕平！話不是這麼說，人家偏要搞你的蛋起來，你就是滿身掛嘴也難分辨清了，反正現在是××時

期，小心爲妙，我以為爲無謂的犧牲是划不來的，雖然現在同學們都擁護你，可是專到臨頭，誰敢出來仗義直言呢？」

他聽了，以懷疑的眼光看着她：「玉華！難道你害怕嗎？」

「我倒不害怕，不過我有點愁，……而且，從根本上講，我是有點矛盾，我覺得我們也正處荒疏，來幹這種工作，有時會覺得太無聊，我們不是常常說：『不要自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團體的利益高於自己的利益，當爲團體工作時，個人的利益應該放棄。』然而，相反的，人們就都自私，愈是唱得高的人愈自私。……」

夕陽的餘暉慘淡的照在小屋的窗帘上，暮色已漸漸的浸入，雖在春天却感到有點冬夜的畏感。

倆人相對沉默了一晌，慕一突竊一拍桌子，大聲說：「唉！時代在變，人也在變，一個進步，一個：

：」他長嘆一聲，慢慢走向門旁，突然一陣敲門聲，他嚇了一跳，走進一人，却是小強，顯得很焦急地問：「玉華在這里嗎？她還有吃飯呢！」

「在呢！外面有什麼事嗎？」他也覆迫切的問。

「慕平，他們方才找你開幹事會議，你不知道嗎？」

「什麼時候？」

「就是現在！」

「好！那麼我立刻就去，你我在這兒談談好了。」他取下大衣披了，就跑出門外去。

玉華這時惘然，書桌著那白色的窗帘，陽光簡直消失了餘暉。屋裏越加黑暗起來，晚風拂拂的吹襲進來，小強走向書桌，擰亮了那淡黃色的電燈，屋內顯得亮了不少，他撫摸著玉華的肩，溫柔的說：「怎麼啦！爲什麼不說話，你跟他談過沒有，是不是又在爭辯什麼大理論啦！妳還未吃飯呢，走吧！」

「小強！我的心里難過極了，我不想吃飯，不知道究竟爲什麼，我總覺得他個性太強，完全不瞭解別



人，三句話不離題就是——恐懼嗎？什麼……什麼動搖份子，那一大套理論抬出來，我認爲男人們都是自私的，他們都不能真正瞭解女人的心，……再說，這個社會就是這麼一個社會，你看吧，多少人不是在失學失業嗎？我們這一套東西抬到社會上，不要說人，連鬼都不相信，……豈不是將來反而做肚子呢？不但如此，人們還給你加上一些美名，什麼草包，傻子，尾巴這一類的話，那時誰又能承受下去，……一個人說來說去還不是要結婚，而結婚以後，首先要解決的還不就是經濟問題，你說是不是？」

小張很迷惑的望着她，說：「什麼？你瘋拉！玉華，——哦！我知道了，妳是在想組織小家庭！其實，我老實的告訴妳：一個人固然要結婚，也需要家庭，但是人不能離開大眾而去關起門來過小家庭的生活，不是叫妳謝絕了老師、朋友、同學、老實說，這是斷送人生，愛情不是獨裁也不是自私的！……」

「妳的話說得太空洞，難道結婚以後還能自由的接待賓客，找朋友找同學嗎？即便見環境容許你，恐怕你的丈夫和家庭里的人也不會，那麼——」

「可是，妳要改變環境啊！你不能說完全脫由環境來支配你，而要由你去支配這個環境，因爲多數的人們都像妳這樣的想法，所以他們永遠才庸，永遠沒有辦法，他們承襲了幾千年的老古董，所以中國才成了睡獅，可是妳應有你有明確的認識，不要苟同世俗的算法，是嗎？」

玉華低下頭去，像在沉思，接着一時的沉默。

小屋裏，頓時顯得沉寂起來，只有那淡黃色的電燈光，不斷的散出柔和的光，浸潤着她們。

（此章完，全篇待續。）



本期售價國幣叁萬元

熱

風

1

本片卷自 1948 年

1

期